

观点

《红楼梦》大观园改编自汾阳「天乐园」

吕世宏

《红楼梦》第17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怡红院迷路探曲折》对大观园景点有详细描写。汾阳城王府花园“天乐园”与大观园对比有诸多类似之处。《天乐园记》完成于乾隆十年左右,作者吕文楨当时誉满京城,曹雪芹有机会阅读吕文楨的《天乐园记》。《红楼梦》贾母强调大观园画要“像行乐似的才好”,并命令惜春画《大观园行乐图》也暗示大观园本就是天乐园。总之,对比贾政游大观园与吕文楨的《天乐园记》景点,发现不仅景点近似,用词近似,而且景点出现的顺序也基本吻合。

吕文楨是明代晋府庆成王后裔,明亡后改姓吕,康熙五十九年中举人,乾隆初任国子监助教,因言获罪下狱轰动北京,据说受人谗言陷害,儿子吕申廉奔走京师救父不幸病逝,后吕文楨之冤案结清,被誉为“正义先生”。北京国子监同仁将他的故事和文章汇编为《正义先生录》。吕文楨号“二愿老人”,来自白居易诗“二愿身强健”,说明吕文楨并不追求财富一心追求健康。撰文《天乐园记》回忆了明代汾州二王府花园,他在义学文章里有“(祖先)旧舍也别作公所”之叹,暗示明末二王府已经被充公。尽管吕文楨一开始即说明《天乐园》是居室东北隅的后花园,而他笔下的天乐园其实就是庞大的王府园林。吕文楨出狱回乡后,用有限的资金在村中捐资创办了义学义仓义冢,并没有资金建设体系庞大的园林。

吕文楨《天乐园记》完成的时候,正是曹雪芹收集资料构思《石头记》时期。北京汾阳会馆在大栅栏,与曹雪芹故居蒜市口很近,曹雪芹与吕文楨交往非常方便,获得《天乐园记》应该不难。曹雪芹在《天乐园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杏花村、蘅芜苑河东薛氏、省亲别墅等宏伟景点。贾母“大观园行乐图”体现的什么乐?还不是天伦之乐?而吕文楨“天乐园”正是天伦之乐。

《红楼梦》大观园筹画起造设计者叫“老明公山子野”,应该就是吕文楨的代称。吕文楨,字用晦,《易经明夷卦》“明夷用晦,用晦而明”,号“二愿老人”,合起来不正是老明公?子野是古代晋国师旷的字,又叫晋野,“山子野”不正是山西的子野即晋野?师旷即山子野。而吕文楨是国子监老师,与师旷不仅同乡还同做“师”,曹雪芹以“山子野”赞美吕文楨正直性格如

晋国师旷。脂砚斋在甲戌本有批语“妙号,随事生名”,就是说“老明公山子野”是有文字基础的,不是凭空捏造的,又批“山子野精于此技”,就是说大观园来自山子野的文章。周长发《正义先生言行略序》赞“比拟阳城,又何愧焉”,将他

比喻为唐代正直名人阳城公。另外,梦觉本程高本将老明公写为“胡老明公”,意在强调他与贾雨村一样,都是胡州人。汾州历史上产生过著名的稽胡,故汾州胡载入了史册。唐代的六胡州在山西陕西交界,与汾州接壤,实质上强调贾雨村和老明公都是西北人。

关于老明公山子野的考证,学术界有多种猜测,都是配合否定曹雪芹作者说而提出的。明代浙江人施绍莘(1588—约1627),字子野,但是此人与曹雪芹没有瓜葛,要确定施某就得否定曹雪芹著作权,显然与文本不合,所以可以排除。王丽《红楼隐史》提出“老明公号山子野者,即暗示作者朱三(太)子爷”。仅凭这一“三子”近音山子,就让朱三太子抢走曹雪芹的著作权,法理上不能成立,晋王不也是朱元璋三子,三子爷天下何其多?

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圆明园开始兴建,乾隆时期进行了进一步扩建。北京学者根据曹雪芹创作大观园也在这一时期,而提出大观园是根据圆明园创作的。这一说法没有文史依据,圆明园是隐秘的皇家园林,一般的大臣也难以进入,曹雪芹凭什么参与圆明园修建?袁枚说大观园参考了隋园,这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曹雪芹童年时期在隋园生活过,大观园自觉不自觉地会留下隋园的烙印。然而说隋园等同于大观园就不对了,因为隋园的设计师不是山子野,二品国公兄弟郡王府贾府也不是曹府,江宁织造府仅仅五品官。

山西发现的《梦觉主人序》,应该出自吕文楨或者吕文楨族裔之手,与曹雪芹同是贾府之原型后裔,可谓梦觉主人。吕文楨乃求字辈,与曹玺曹尔玉同字辈,求、尔形似借代,吕文楨儿子审字辈,与曹家“一”字辈合,吕文楨孙“心”字辈,与曹家“页”字辈关联,下一辈“咸”字辈与曹“雷”字合,雨露均沾即咸。吕文楨,曹雪芹名字都与文庙有关系,都在纪念庆成王府改为文庙的历史。吕文楨侄儿吕审言与畸笏叟关系密切,另文研究。

明亡后天乐园遭到破坏。朱之后《海洪寺碑》记载万历年间永和认为海虹塔塔居虎位,不利于藩第,故截断一半。慨叹“永藩敢于谤法……藩府之成者已坏,至空为丘墟,一砖一瓦无有焉。永藩九泉有知,得悟悔从前之妄也”。可见康熙三年汾州永和王府已经废公,其花园已经变成废墟。这一废墟一直保存到清末被教会占用为铭义中学和崇德女校还有教会和医院等建筑。永和王府废墟遗址,据相关资料说荒废到建国初。

忽甘泉自涌,泉茂而井清冽,且时盈时缩,数日之间首长不齐,不可谓奇观。彪山之流瀑潏而来,循井栏而下,顺流而东,支分于南,怪石阻渠,遂入石穴,从山下涌出,湮洄激湍,状如飞雪,因以黄华老人飞雪二字镌之石之巖。

东入两峰峡,迂曲而过,垂柳翠竹,峻岭崇山,石磴横空。循步而上,小桥流水之间有茅庵焉。可以少憩,危楼筑于山之绝顶,楼之侧梧竹扶疏,夜来月色掩映,顾而乐之,因以梧月名是楼。上园而下方,又取诸乾坤。近则卜山拱翠,远则汾水环碧,纵观则物色千重,舒啸则清风来座。园之南有新月池,筑台以象其形。循墙有突,至于壶塔,崎岖岔口,峰回路曲。径中有扉,见环室于重山,室中有壶,藏乾坤于一粟。长房壶天其在此乎?身入壶中,透迳而行,忽闻啾啾之声,九皋之鸣,则与物山房也。过鹤滩,游鹿苑,路入东篱,黄花满径,晚香轩在其东,以伺白衣之酒。濯清亭面临莲池,旁筑远观台,盖欲与茂叔同趣焉。蕉雨廊前,芭蕉数本,时闻滴声循廊而来。一带桃林中无杂木,林尽山峙有水流。悬崖层叠乎高峰,峭壁屏围于云谷,谷中小口可容人入。穿云而进,目不睹物,渐行渐阔,遂幽而明,绿条缭绕者,深柳洞也。蓬门乍启,豁然开朗者,长柏居也。双柏盘桓,别有天地,似非人间。过兹以往则阡陌广而路多歧,杳不知所之也。

附《天乐园记》原文:

天乐园者,二愿老人家庭游咏之所也,在居室之东北隅。小巷幽深,傍立杂卉,行十数武(半步),过小竹院,入天游坊,而园之花木始得寓目焉。

石径迂回,水流路转,竹柏影动,槐柳风飘,蔷薇绕架,芍药翻阶,万卉环绕之中,乃结为会芳亭。伯仲时集,予以畅叙幽情,天伦之乐真在是矣。

自亭之南折而西,历级以登,步回栏,穿月洞,苍干虬绕,短垣而竹护者“松鳞书舍”也,萃古今之图史以供披览。端石松烟,时或作字。三径旁通,列雪鼎茶社,以待寒夜。客偶思静观,则不可寻之地有藏室焉。正襟危坐,万籁俱寂,得意妄言,可不窺园?故书董帷于额。户通小院,院植大榴一株,枝叶横生,花可千许。鱼沼在北,金鳞甚驯,客至则招而饲焉,沼上有轩,题曰宛中,坐观鱼跃,有活泼泼之想。周环曲水流觞,不减兰亭别致。西南有辘,仅容人行,两傍壁立千仞,行行益促,仰面观焉,天形如线,故名一线天。辘尽,空穴尺地作游息,居室如斗,深幽邃密,人罕罕到。旁有崇观,撮步以登,望朝曦送夕阳,可以纵目而畅怀。且径通居室,足任往来,是室也,可谓小而宽,邃而畅矣。飞来泉在园之西北,初浚井数仞,只见干壤,井栏坏而工不可为矣,遂弃焉。后

我与苦瓜的纠葛

韩长绵

苦瓜,顾名思义,是一种人口食之略有苦味的家常蔬菜。在有些地方也有将苦瓜叫凉瓜的,根据植物学的分类,它属于葫芦科,为一年生草本攀援植物。

说起我与苦瓜的渊源,那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因为苦瓜的苦与其赖赖唧唧的外形,此前待它一向是敬而远之的,不但从未吃过,甚至连多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彻底改变我对苦瓜的主观印象,是在一次到朋友家赴宴之后的事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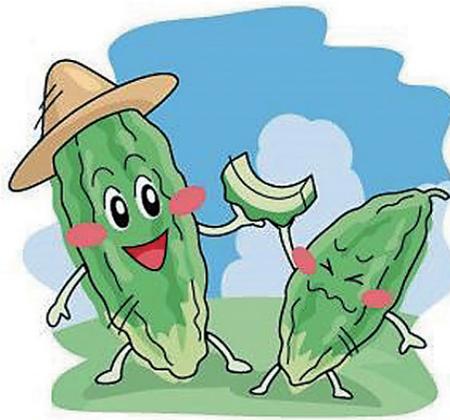
朋友姓武,大家都喜欢叫他武老广,因其是广东人,而大志的真名却早已淡忘鲜为人知了。老广是个勤谨人,因住在一楼,就在楼后收拾出一片菜地,在他利用工作之余起早贪黑锲而不舍地打理下,小园子里每到夏秋季总是葱郁盎然生机勃勃绿肥红瘦瓜果累累,成为楼前楼后难得一见很吸引眼球的一道亮丽风景。他尤其偏爱苦瓜,但并不舍得给它整块的地垄,而是根据它的攀爬特性,将其安置在小园四周的篱笆墙下为家,待到开花结果时,原本的篱笆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苦瓜家族繁衍不止红火热闹的一圈立体画,层层叠叠翠绿的叶,清香淡雅鹅黄的花,大大小小憨态可掬鲜嫩欲滴的果,不但招惹得蜂飞蝶舞,虫鸣鸟啼;更有过路者的“啧啧”赞叹声;在老师带领下摊开画板,作写生练习的美术特长班学员的挥笔临摹;闻讯赶来抢拍新鲜镜头摄影爱好者的爬上爬下……他们将老广的小园当作风光欣赏,其实他们忙忙碌碌觅珍猎奇的举动也是不可多得的,而且是更为生动的本色奇观。

因此,老广家的美食是绝对少不了由苦瓜所衍生出来的种种美味佳肴了。老广知道我对苦瓜有成见,所以事先特意给补了一堂苦瓜课,从绿色到健康,从美味到口感,从药效到功能,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等于给我洗了一遍脑。任凭你口若悬

河巧舌如簧,我自有一定之规,若想知道“梨子”的滋味,是好是差,必须亲自尝过才有结论。开席后,按照老广的介绍,我第一口尝的是苦瓜溜肉片,谁知只这一口就让我彻底背叛了自己,缴械投降改弦更张直至当了俘虏,从此,我就由苦瓜的冷落到一跃成为苦瓜的追星族了。

那一口是什么滋味呢?只要一提起来,我的口齿间至今依然余味悠悠津液弥漫,苦瓜脆香微苦爽口,肉片滑嫩醇香不腻,老广说,这是南方口味,我却觉得更适合我这个北方人呢。一箸下肚意犹未尽,接着又夹了第二箸第三箸,若不是顾及客人,恐怕我就要让盘子见底了。另外,席间的苦瓜炒鸡蛋、苦瓜拌木耳等,凡有苦瓜做食材的菜肴,无论凉热,也都成了我的最爱。此后,老广就隔三岔五地送来苦瓜,我也就毫不客气地一笑纳,不过为了吃得心安理得些,我也经常在他侍弄小园子时,搭个手帮个忙,献献殷勤,这样,我与苦瓜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了,所以,我的苦瓜情结完全是由老广牵线搭桥促成的。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贪吃苦瓜的习惯偏爱苦瓜的情结,依然延续着。然而,因为工作的调动,我与老广也早已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不过,每当我以苦瓜做下酒菜,品酒畅谈时,总要向家人或朋友谈起有关老广的话题,有关我与苦瓜的纠葛,杯觥交错间,则酒更醇香菜更美味了。



夏日感怀

郭雪萍

夏日,静好。如水的日子散发着淡淡的清欢。

时光,安静而又明亮,那些云崖水暖,那些烟雨寂寥,早已在心底镌刻成一幅水墨画卷。季节总是带着我们越走越远,时光总是在无形中伸展,无论曾经的画面多么唯美动人,都会被定格在转身之间。

喜欢那种浅淡的芬芳,一如兰花的清香,不张扬,不厚重,却也芬芳怡人。行走在尘世间,千般经历,万般找寻,最美不过拥有一颗淡然的心,在光阴的角落里,寻一处心灵的桃花源,任时光散尽,岁月荏苒,暮然回首,希望我们仍还有一颗清澈如初的心。

一直认为最好的心境,不是避开车水马龙,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一杯茶,一本书,便是一段静谧的光阴。茶,可以品尝人生的百味;书可以找回心灵的皈依。轻拥一米阳光入怀,和着书香,任流淌的心事,在季节中浅漾,岁月就在这悠然的时光中婉约成一朵花。

与文字相偎的日子,天是蓝的,风是柔的,光阴是美的。在清静文字中邂逅自己,静静地享受春花开的绚丽,秋叶落的静美。任时光

之笔在岁月的纸笺上写下沧桑,独守清欢,文字生香,便是人间好时节。

夏季,美就美在万物竞绿,一缕清风,轻轻地吹送了一帘微雨,如洗的天空,格外的清澈透亮。喜欢在这样日子里,着一袭棉布衣裙,在挤满花蕾的树下,倾听花开的声音,品味“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意境。想起曾在书中看到的一句话:云在青山月在天,读来便觉得好美,一种恬然的心情油然而生。心静,是一帧花开,就像一池素色的荷莲,在某个远离尘世的渡口寂静的开放。安静,是生命中最真的底色,是岁月中最美的留白,让一颗被尘世烟火渲染的心渐渐沉静下来,默念一份心灵的温婉,拥有一段清寂的时光。

若可,做一个素色女子吧!在最深的红尘里守着自己,善良着,柔和着,便温暖着。我知道,所有的经历都是岁月的恩赐,所有的过往,有一天都会化作唇边那一抹笑靥,风轻云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窗子,打开是尘世烟火,关上是云水禅心,只要心存美好,岁月便可不老。其实我们所期待的幸福,一直在路上。